

2025年11月23日

黃傑業

工傷，不只是身體上的創傷，更像是一道撕裂自我認同的裂縫。那個熟悉的身體，竟然變得如此陌生。而主觀的疼痛和心理創傷，並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。有時想要表達出來，卻害怕屢揭傷疤，更害怕遭到誤解。有人說，身心彷彿不再完整，令原本的生活、工作、人際關係都產生了距離感，顯得十分孤單。

本委員會曾接觸一名工友，他因工傷導致盤骨碎裂，失去了照顧孩子的能力，心裡一直難以釋懷。每當在小組觸及那個痛點，總是不由自主地落下眼淚。他身邊雖然有很多家人和同事，鼓勵他早日康復並重返職場，似乎只要這樣，就代表一切能夠恢復如常，重回昔日的平常日子。但真正壓著他內心的，卻是一種身心不再完整的感受。身體缺失了的部分，無時無刻都在加深無力感。當他的小孩問爸爸為何不再把他抱起時，那種生活不能自理，更談不上照顧別人，履行自己角色的失落感油然而生，是最令他喘不過氣的心結。他可以忍受身體的疼痛，但無力挽回失去了的能力。他可以假裝生活如常，但難以面對自己崩坍了的家庭角色。家人對自己如此重要，而他卻無法開口向家人剖白自己的心聲。因為，這對一般人尤如呼吸一樣的能力，對他而言，卻突然消失了。他很想解釋一切，但有些事情就像無法解釋一樣。他想專注於治療，但緩慢的康復速度，在日積月累下，好像構成愈來愈大的壓力。家人的期望，同事的不解。當他失去自我認同的支柱，身邊每一句說話都可能牽動自己敏感的神經。

作為教會勞工牧民的委員會，我們的角色是透過小組，讓工友分享工傷經歷與重建自我的過程。他們需要一個不受批判、可以自由表達的空間，讓彼此成為同路人，獲得接納與共鳴。當工友感受到被接納後，往往更願意發掘自身其他潛能去替代原有的能力，重建生活。這位工友在小組中，發現自身經驗成為了別人的幫助，開始主動學習電腦及手機應用程式，在網上社交平台分享自己作為過來人的生活智慧。他發現自己能夠逐步重拾力量、發展潛能，慢慢接納自己的失去和限制，努力在現有的能力上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。這份積極心態亦感染了其他面對同樣情況的工友，促進彼此支持及幫助，共同走出困境。

已故教宗方濟各在接待傷殘勞工時，表達對因工傷事故而終生殘弱者的關懷。「他們的處境極其痛苦，尤其是一旦殘廢就不能繼續工作，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養活自己和家人。」「天主安慰受苦的人，因為祂也受過苦難，因此主動接近各種匱乏和卑微的情況。」確實，我們能力有限，尤其很多意外事故都蘊含著一份巨大而沉重的「不幸」，讓人感到壓迫和窒息。我們能夠做的，也許只是主動接近，陪伴在有需要的人身邊。但，請別小看這一點微弱的光，照進黑暗裡所呈現的光芒。

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 供稿